

聖嘆批

東漢文  
晉文  
後漢文  
唐文

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之九目

東漢文

班固

漢楚異姓諸侯王表

朱浮

與彭寵書

後漢文

諸葛亮

前出師表

晉文

羊祜

平吳疏

王濬

自理表

庾亮

讓中書監表

杜預

遺令

王羲之

蘭亭詩序

潘岳

閒居賦序

嵇康

琴賦序

陶潛

歸去來辭

劉伶

酒德頌



漢楚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爲欲寫漢興之易。因先寫前興之難。一篇筆勢只是一伏一起。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一考舜禹。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狀後在位。舜禹艱難。殷周之王。二考殷周。乃繇契稷。修行仁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肅後放殺。殷周艱難。秦起襄公。三考秦。章文繆獻。起于襄。章於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秦艱難。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躊躇也。一句總上三段。作伏筆。秦既稱帝。此非論秦。乃原漢之所以獨易。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一。諸侯力爭。二。四夷交侵。三。以弱見奪。總上三。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爲萬世安。一笑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轉筆悍甚。謫戍疆於五伯。削去五等所不虞。閭閻。偏於戎狄。外攘胡粵所不虞。響應。瘠於謗議。箝語燒書所不虞。奮臂威於甲兵。墮城銷刃所不虞。四語。忽作精鍊之文。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結筆悍甚。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是以承上一段作起筆。通篇只是一伏一起也。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鎬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雙結皆作精鍊之文。故據漢初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

瘠音遷  
慘也

迺以年數訖於孝文異姓盡矣

八字冷語

與彭寵書

朱浮

自來文字此爲曉暢第一。其所爭乃在落筆法與提筆法耳。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順逆字對起只用二語何其亢爽。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順逆字對起下乃作此一接妙○朝廷厚恩嬌婦失計言盡於此

伯通以名字典郡

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

平提寵

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

平提自一者皆爲國耳

一句平斷過妙妙卽疑浮相譖何不諳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

看他反覆最是亢爽之筆

朝廷之於

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推出朝廷

匹夫媵母尙能致

命一殮曲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

最是亢爽之筆

伯通與吏民語何

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以舒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

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傅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

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五何以字六之字二爲字建瓴倒注而下最是亢爽之筆

伯通與耿俠游

俱起佐命同被國恩

上與己平提此又與耿俠游平提

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

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最是亢爽之筆。今乃愚望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厯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只問二語。妙妙。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最是亢爽之筆。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最是亢爽之筆。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妙妙。真正奸雄之言。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臨了尙作如此餘勁。後來柳子厚引伸爲李陸州書。便成滔滔大篇。今在此。只是二句耳。

前出師表 諸葛亮

此文自來讀者皆歎其矢死伐魏。以爲精忠。殊不知此便是了沒交涉也。看先生自云。臨表涕泣。夫伐魏卽伐魏耳。何用涕泣爲哉。正惟此日國事實當危急存亡之際。而此日嗣主方在醉生夢死之中。知子莫如父。惟不才之目。固已驗矣。豈知臣莫如君。而自取之語。乃遂敢眞蹈也。於是而身提重師。萬萬不可不去。心牽鈍物。又萬萬不能少寬。因而切切開導。勤勤

叮噹。一回如嚴父。一回如慈嫗。蓋先生此日此表之涕泣。固自有甚難甚難於嗣主者。而非爲漢賊之不兩立也。後日杜工部有詩云。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正是此一副眼淚矣。哀哉哀哉。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落筆更不着半句閒言語。只用八字慟哭先帝。早使讀者精誠發越。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筆態一起。一面讀其妙文。一面記其口口先帝。誠宜開張聖聽。以

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宜不宜二語。發起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又是子弟大病。此特說盡。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宮中曠。府中疏。出師進表。全爲此一段可知。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重之以先帝。句句不脫先帝。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

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切囑宮中。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重之以先帝。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看此處。入衆議二字。嫌疑不小。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

重之以先帝。

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切囑府中。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明明龜鑑之言亦必重以先帝哀哉。

侍中尚書

陳震

長史參軍

蔣琬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

願陛下

親之

信之

則漢室之

隆可計日而待也。

此二臣先生所進恐出師後未必用故又另囑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自叙最悲苦。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自叙最悲苦。

後直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

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自叙最悲苦。

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托

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自叙最悲苦。

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

定中原庶竭鴻鵠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

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禪允之任也。自叙最悲苦○此非以師保推三臣蓋自既解任去而出師則必使之

自代耳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攸

之禪允等之咎以彰其慢。說出自師必連三臣裨補者此表所憂不在外賊而在內蠱也哀哉。

陛下亦宜自

謀以諮詢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要其納言亦必重之以先帝。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

表涕泣不知所云。

平吳疏

羊祐

既慷慨又條直。目無全吳。胸有寸心。其斯爲羊叔子之妙筆乎。

畧帶先帝起。

而吳復背信。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

言發起於吳。

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繇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

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

衆者也。

神觀煥發。音辭激昂。讀之使人壯旺。

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

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

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

一段決言。今日必當平吳。更不應與衆人遷延計議。

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

已下論險阻。

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

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

此言有險阻尚不保。下言吳本無險阻可保。

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

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狀。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

借論昔日蜀之險阻如此。作比喻。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

蜀之

險阻何在

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狀俱散可見強弱既異非險阻可保

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

今吳乃如

彼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晉又如此今不於此平吳看其筆力而更阻兵

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再言決不應與衆人遷延計議結上

險阻語

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寫大晉之強一

荆楚之衆進臨江陵二平南豫州直指夏口

三徐揚青兗並向秣陵四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加二句更腴暢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

分形散所備皆急寫辱吳之弱只八字便極盡巴漢奇兵出其空虛又寫晉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又

寫吳此所謂夾寫法也

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

再寫吳地形

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

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

再寫吳君臣

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

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

寫來如覩手掌文

其俗急速不能持久提筆再寫吳習俗弓弩戟楯不如中

國再寫吳兵仗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

再寫吳長江總是更不欲與衆人遷延計議

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

踰時。尅可必矣。如觀手掌文也。

自理表 王濬

其妙乃在不作起筆。只將從前事情逐一逐一直述。早令專擅自由之謗。不辨而明。已下又得放開筆。只顧快說其胸膈也。若起處略涉筆先作周遮。便有無數干礙。不得逕行處矣。(○

此表段段皆作溫悍之筆。讀之如夜半驚聞錢塘潮至。最爲非常之觀。

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卽便東下。直述一段妙。

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

別受渾節度之文。又直述一段妙。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蹶。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

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爲攻取節度。又直述一段妙。前至三山。見渾在北岸。遺書與臣。可暫來

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又直述一段妙。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

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廻船過渾。令首尾斷絕。又直述一段妙。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卽

報渾書。并寫皓牘。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

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

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又直述一段妙。○如此直述數段。並不用連貫而已連貫作一片。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一一理畢方入自理。奇筆妙筆。

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寫得精神。臣

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

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是皆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肆

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理得激昂盡意。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闊

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理得又激昂盡意。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車單入。

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

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理得又激昂盡意。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

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噲。不可聽聞。江北諸軍有不足復說之意。今亦

聊試說之。而其醜態如此。

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猶有專輒臣。雖愚惱。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妙。此又自言不得已。故自理。實本不欲理。不應理。不足理也。筆勢矯悍如許。臣不

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膽。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又重白從前赤心。陛下粗察臣之愚歎。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又重白從前恩眷。而以頑疎。舉措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恆營。無地自厝。畧結。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只是不願理。其筆矯悍如許。○只一句矯矯而止。妙絕妙絕。

讓中書監表

庾亮

並是信筆寫來。而曲折淋漓。盡情盡事。良由吐於肝膈。至誠固非敷華剝藻之所得而比並也。○筆筆直却筆筆婉。筆筆婉却筆筆直。凡欲作疏記。胡可無如此好手。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一。○一路。看其段段剴直。又段段曲折。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二。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眷。同國士。又申之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闈。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三。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四。○此是一曲。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五。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六。○此又一曲。

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七〇已下。則皆反覆極論此一私字也。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姪之嫌。實與骨肉之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一曲狀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妙語妙筆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呢。筆筆曲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看他忽開二比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纔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二比最爲真切。看他下結。益更真切。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疎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闢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鑿可爲寒心者也。結過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提筆重起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此等雙筆却是晉文。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歟。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又曲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狀耶。最真切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違命則苦臣。雖不

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又曲。○段段句句真切。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慄慄屢陳丹欵。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真可謂淋漓盡致之文。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遺令 杜預

臨終訣語。讀之乃復一似經解。一似遊記。我更不能測其心光眼光在於何處矣。從來祗歎其薄葬爲達。豈足以知先生者哉。○東坡超狀臺。某意其出於習鑿齒。不意習又出於此也。狀總是出於塞叔哭師。

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第一義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又是第一義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又是第一義看其略涉筆。便是三義。而三俱是第一義。妙絕妙絕。

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是何心眼。是何筆墨。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隨寫隨注。我意既爾。古人定